

嘻談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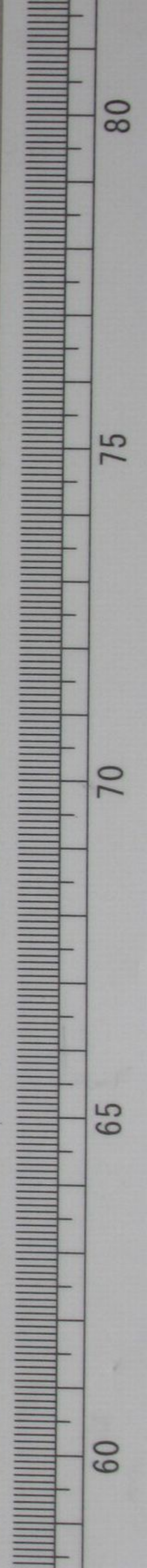
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00

3



嗜談錄

光緒甲申孟秋刊

沈錦垣著

個人研究費

沢田瑞穂

56-08737

F0200-(3)

序

大出茫茫。沐光瞬息。而人之處其間者。乘雨



翻雲。含沙射影。幾令萬物。為其平。一身
莫知所主。嗟乎。抱壘。六尺軀。不能曾出智
珠。濟用於世。猶自栩栩。燕笑。揮塵清談。豈
不傷哉。鋒刃。及人游戲。為龍為蛇。無所不
可。况當滿地荆榛。盈眸戈戟。誰懷脆莫。莫
救瘡痍。將溜。者。僅付之。無可如何。而破涕

為笑又何論所著之美惡。所獲而取。置於雌黃耶。不石道人者。磊落雄才。吐屬名雋。窮年耽。以致頽禿。硯穿囊空。衰敝官游。既久。鬱不得志。蓋有激於中。必發於外。用效莊周之幻化。聊因曼倩之詼諧。誠見夫天下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言之可醜。竟為人所神恤。知我罷我。在所不計。用以洩其胸中鬱結之故。以醒世而諷俗。嗚呼。續錄

數條所由誌也。余獲是編。一再流覽。或解頰而稱快。或拍案以驚奇。如眩水以燃犀。似逢人而說鬼。盡相窮形。諷奇詭譎。幾令大塊。若成一歎笑場。豈如一時快意事哉。若乃以放誕為風流。以刻薄為心術。而不會其淺刺之切。勸諷之反。則六矣。作者之奔意矣。嗚乎。世情鬼域。揆揆百端。權勢所不能掣。口舌所不能辯。亦惟付之一笑而已。昔人謂

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信已。緊然。叟題
捧腹軒。



嘻談續錄目錄卷上

官場妙喻	五大天地	蚊蟲結拜
糧道觀風	不改父業	七字左鈞
刮地皮	官讀別字	黃鼠狼
有你沒我	小班喝道	和尚嫖妓
糊塗蟲	弄功名	化子叫城
犬像老爺	六品銜	讚老手
武弁看戲	堂屬問答	貲郎納官
嘲候補道	嘲候補	問猴

嘲現任 選補並朝 京官慳吝

大人遺澤 後庭博金 幫辦公事

問年 臨陣脫逃 硬耻官

嘲京官 首縣對 聽訟異同

嘲州同 嘲州縣 望氣識官

三不看 懼內令 嘲戳記

嘲場官 耍光棍 嘲狀元

論扇 詭詭詭 武弁拋文

土包作闊 問靴價 翁嫗向火

妄自尊大 大嘮小嘮 削尖

扁四嫂 不識貨 蘇空頭

驗封 怕雷 送父上學

恍惚 寫別字 粗心

讀白字 鄉人進城 鬍子漱口

南北兩謊 大蚊 大小相錯

豈敢豈敢 合事老人 量小

搽藥 借馬 警嫖

弟兄兩謊 認鞋 我何在

插草標

鬻莖相爭

破傘

痴疑生

好睡

驗毛

潔癖

譜譚

屯花居士

談天

謬誤

相士言痣

騾馬市

上下相同

看不見

通譜

捻繩

老民保養

鼻硬

嘲禿子

嘲禿子

卷下目錄

債精傳

龜蛇轉生

土地還願

聖賢愁

請分子

雙月善求

偷肉偷油

嗇刻鬼

鬼擇主

死要錢

嘲探戰

酒誓

夫妻頂嘴

懶婦

魁星教讀

送行笑話

梭胡

蜂雀結拜

醉鬼

要打就罵

驢雲

包工活

戲謔

這就難了

同音不同字

鬍鬚過人

聽笑話

陶人生子

罕譬奇喻

打手式

富翁求鬚

老翁四要

小親家

何至如此

嘲馮姓

龜蛇對

蟹語

幹令

蛛絲襖

荔裳善謔

卵變

乾親家

不懂眼

嘲中人

疑糞

龜蛇結拜

水族過年

萬花盆

天佑

物大物小

傻子赴席

瞎子吃魚

獸子成家

懼內啣骨

口頭語

傻三

富家傻子

不利語

聞鼻煙

有本有利

喫麻團

仙方治病

妾名忠孝

嘻談續錄上卷

官場妙喻



小石道人纂輯
粲然叟 叅訂

人能出類拔萃者無異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比物者充其類，非擬人者不以倫也。今之官場沐猴而冠，其卑鄙情狀，竟有與鳥獸相類者。錄之以為官鑒。

世守農桑燕處	亦曾奮志螢窗	原期振翮鵬程
未遂題名雁塔	遵例自糜鶴祿	希圖異路猿升
分發試用蜀省	稅屋夥住蝸居	聽鼓隨衙蜂聚

童僕前後騶從	站班人人鵠立	傳見宛似鳧趨
挨次真如魚貫	側坐一一鴨聽	讓茶擎杯猿獻
送客斜走盤行	散衙回寓驢飲	飯後午睡牛眠
醒來難免蛙淫	變童隨便雞姦	娶一河東獅吼
說合全仗蜂媒	帶來翩翩蝶腹	生子權作螟蛉
私偷婢女鼠竊	大婦捉姦猫捕	抑鬱久居蠖屈
窘迫斷爨鴻嗷	逐日寅緣狗苟	時時獻媚蠅營
諂諛當道狐媚	奔走權勢蛆鑽	謀得酌委雀躍
調濟善地鶯遷	只因諸債蠅集	潛行赴任鳩藏

接篆如附虎翼	入衙大發熊威	重用刁紳蠹役
婪贓大肆狼貪	辦事優柔猶豫	問案任性鳴張
刮盡地皮犀利	虧空倉庫鯨吞	革職拏問狂守
充軍邊遠鸚毆	贖罪希圖兔脫	觸怒特旨梟首
渺渺逝矣蝶化	人口星散蚨飛	

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眾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

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卸了謝天謝地。

蚊蟲結拜

蚊子結拜城中蚊子是把弟鄉下蚊子是把兄把兄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饈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爾何修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藜藿充飢糠糶下嚙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澹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饜膩鄉蚊曰你先帶我到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你到城外徧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

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喫鄉蚊飛在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倒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我使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連一點血也沒有

糧道觀風

糧道觀風所管衛所都來應考題出視其所以一章眾衛弁相聚而嘆曰我們各所窮的如此道憲還要添設三所人問何故答曰又添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愈多官愈窮一弁曰其貫他何嘗不知道業經標出來人

馬瘦哉人馬瘦哉

不改父業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七字左鉤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單內計開二字讀作許聞用硃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自好問二案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案案有名定是訟師當堂出籤立拏到案用硃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鉤望左鉤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鉤子望左邊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考我了打量我連八字都認

不得呢。

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爲浩嘆。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趑趄出得城來。真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偃面。目獐獍。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

特來叩送。

官讀別字

一捐官不大識字。坐堂問案。書吏呈上名單。上開原被証三人。原告叫郁三。被告叫齊下。丟干。証叫新益。官執筆點原告郁工。夫因錯喚曰。都上來。三人一齊而上。官怒曰。本縣叫原告一人。因何全上堂來。吏在旁不好直言。其錯因稟曰。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夫不叫都上來。官又點被告齊下。丟誤叫齊下去。三人一齊而下。官又怒曰。本縣叫被告一人。因何又全下去。吏又稟

喜談錄 卷一
王
曰。被告名字亦另有念法。叫齊卞。丟不叫齊。下去。官曰。既是如此。干証名字。你說該念什麼。吏說叫新金。官回。嗔作喜曰。我就估量他必定也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作親爹了。

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閒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是何稱呼。營官太太說。我們老爺是黃鼠狼。問因何有此稱謂。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拏回雞子不少。自然是箇黃鼠狼了。

有你沒我

浙江義烏縣出腳魚。小而肥。甲於通省。每至夏季。要送上司。用大桶多裝。連夜赴省。如此小心。猶有斃者。縣官因公上省。謁見各憲。當面致謝曰。貴縣好腳魚。可惜斃者甚多。是何緣故。縣官忙立起答曰。想是你擠我。我擠你的緣故。上司曰。大兄。有你沒我。

小班喝道

一皂隸善說笑話。老爺退堂。單留下他。叫他說笑話。把紅黑帽子摘下。不說不准他戴。皂隸回小的不敢說。老爺說。你自管說無妨。皂隸說。有兩夫婦行房。互相摸弄。夫問妻曰。你那裏是甚麼。妻曰。這是衙門。妻問夫曰。你那裏是甚麼。夫曰。他是老爺。妻曰。何不請老爺進衙門裏辦事。果然老爺進了衙門。誰知老爺辦事疲軟。剛到任。就撒了。婦人一摸。老爺不見了。問老爺那裏去了。答曰。老爺出來了。皂隸說。老爺出來了。抓起帽子戴在頭上。大聲喝道而出。

和尚嫖妓

和尚到娼家來嫖。與妓敘寒溫。談心事。正說的入港。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說縣裏刑名師爺來了。和尚倉皇失措。無處可避。妓曰。你藏在床底下。等師爺走了。你再出來。和尚只好鑽在床下。師爺打外邊走進。妓者說。爲什麼。師爺總不到我家來。想是公忙。師爺說。實在有事。妓女說。我請教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辦何罪。答曰。不守清規。有犯淫戒。應該立決。和尚在床底下一聞此言。戰慄恐懼。不動自搖。師爺正在談心。外面又有人敲門。說

大老爺來了。師爺說東家來哉。如何是好。妓女說。我有新草荐一床。請師爺將草荐裹在身上。立在門後。大老爺走了。請師爺出來。師爺忙用草荐裹好。大老爺進來。妓女在傍侍立。說大老爺連日問案。實在辛苦。大老爺說。分所應為。妓女曰。請教大老爺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問何罪。答曰。佛門弟子。不守清規。不過答二十。飭令還俗而已。和尚在床。下一聞此言。喜出望外。鑽出床來。說和尚叩謝大老爺鴻恩。今日若不是大老爺親臨判斷。和尚一定叫這草包師爺要了命了。

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為糊塗蟲。並作詩以誚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盛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拏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拏。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拏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拏。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

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沉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拏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尙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遂將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拏竹竿曰你拏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

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拏他

弄功名

龍陽生子人勸之曰汝已爲人父矣難道還做那件事麼龍陽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優游林泉只恨伊尙未能弄一功名再過十餘年便當急流勇退矣

化子叫城

外州縣城門可以隨時開放一日刑名師爺關在城外叫門守門者急忙開放甕城內有一化子看見說我們

關在城外斷無人肯開門。想不到刑名師爺竟如此利害。一日化子也關在城外叫門不開。乃誑之曰：刑名師爺來了。守門的開門一看。乃是一個化子。頭戴瓦盆。身穿草荐。手攜乾柴。守門者責之曰：你這化子混充什麼師爺。化子說：我怎麼不是師爺。我還是一個包火食的師爺呢。

犬像老爺

老爺好男風。所用變童不一而足。一日署中母犬生了小狗。有一小狗甚像老爺。其嘴臉與老爺無二。大家詫異不解。其故請教師爺。師爺沈吟良久。恍然大悟。說：是了。想必是這母狗天天吃小跟班的屎生出來的。

六品銜

一女年幼許一別駕。身量長大。姻期將近。毋慮其初婚之夜不能承受。莫若用雞蛋先期開破。免得臨時受苦。不意蛋滑突入。猝不能出。遂夾以過門。臨行事。姑爺鑽研良久。格格不入。大呼曰：媒人騙我娶一實女矣。母不信。上床一看。乃罵其子曰：畜生虧你還是一個通判。不開眼。連一個六品虛銜也沒見過。幸而毛尚未長。若長

了毛還是一個六品藍翎呢

讚老手

一老人欲娶妾屬媒人要一有七八月身孕者媒許之。及過門上床時婦問曰。你要我這有身孕之人何用。老者曰。我指望那裏頭。有小手來拉耳。妻笑而不言。遂行事。研磨良久。不見裏頭來拉。自好以已手襯貼。導之使進。婦覺快甚。伸手望身上一摸。不見小手。又望身下一摸。摸着夫手。乃大讚曰。到底還是老手。最能辦事。

武弁看戲

武官與文官同席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會有這樣桀驁不馴之人。眾皆拚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

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梨。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小。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貲郎納官

一貲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諱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嘲候補道

各省捐輸道員不一而足，在朝廷視之為不甚愛惜之官，在大吏棄之於投閒置散之列。故有人嘲之曰：道大莫能容，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此其善謔者也。今有人又以文嘲之，錄之以博一粲。

人能弘道，以財發身也。夫君子學以致其道，非吾所謂道也。本立而道生，何莫由斯道焉。今有人見候補道而羨慕之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此則志於道未由其道者，或告之曰：安貧可以樂道，彼則

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果能此道矣朝聞道夕死可也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試言可離不可離之道試用道道之可離者也自朝不信道故上失其道謂是道也何足以臧故望道而未之見也特用道乃道之不可離者也蓋獲乎上有道乃獨行其道謂是道也方可與適道雖小道亦有可觀者也然而道有大不相同焉有學古之道者堯舜之道也從容中道者聖人之道也遵道而行者君子之道也信道不篤者小人之道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楊墨之道也此則

合而言之也卽捐道亦有各異焉以貨殖爲捐貲者生財之道也以借貸爲捐貲者朋友之道也以釵環爲捐貲者妾婦之道也以泰山之力爲捐貲者夫婦之道也以幕囊爲捐貲者夫子之道也以御史放觀察者合內外之道也以教官捐道分發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屢擾而不還席者此其爲廢足之道也此則分而言之也嗟乎道既不可廢道之用亦甚廣當道者果能幡然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以致盡其道而死者之多也豈不謂之賊道乎况道也者竝行不悖天下之達道也焉有

仁人在位而不行義以達不道徒使抱道者興道大莫容之歎豈不哀哉

嘲候補

一和公色藝雙絕翹楚一時而猶可愛者其後庭與婦人之陰無異尤物足以移人暱而狎之者無虛夕焉誰知閱人多而剝喪太過遂得一虛症竟至厭厭瘦損延醫診視異之曰病與脈相反是男子而得婦人之疾也望聞問切缺一不可必要問明受病之原方好施治相公冀其病愈以實告之醫曰此症因人而傷非峻補不可然必須令原傷之人用參茸末調塗塵柄仍由原路頻頻送入漸可痊愈相公曰此方甚妙不知載於何書

醫生曰。這叫後補。候補丸。相公把衆老斗請至。以醫生後補之法告之。衆老斗欣然樂從。這箇也要後補。那箇也要後補。大家爭執不休。衆議曰。候補原無先後。應請濶老斗儘先。其餘次第輪補。相公呻吟曰。你們衆位饒了我罷。我了不了。許多候補的。實在難受。

問候

一縣官謁見大憲。談畢公事。大憲開談。問曰。聞得貴縣出猴子。不知都有多大。答曰。大的有大人那麼大。既而覺其失言。乃惶悚欠身而復言曰。小的有卑職那麼大。

嘲現任

一老翁甚懼內。一太太喜奉承。一夜同床而臥。太太問曰。我這物何如。老翁說甚好。緊暖乾香淺。五美俱備。太太說大小何如。老翁一想。萬不可說大。只好說小。又問有多小。老翁說與針鼻一樣。太太問老翁曰。你那話粗細何如。老翁一想。更說不得粗。只好說甚細。太太問有多細。老翁說與絲線一般。太太說。何不將絲線絛在針鼻內。老翁連忙把線絛上。抽送不已。太太快甚。謂老翁曰。我這針鼻好不好。老翁說妙不可言。老翁問太太曰。

我這線醜音現經醜音任的好不好。太太說。你這現任的好。却好。就是往來時。還要快當些。

選補並嘲

妓女與嫖客死見冥王。王判妓女曰。養漢接人。方便孤老。功德最大。宜轉男身。叫你也享享男子之樂。判嫖客曰。眠花宿柳。敗化傷風。罪孽過重。應轉女身。也叫他受妓女之苦。鬼卒稟曰。既命男女轉移。何不將嫖客之陽物。鑷下補在妓女身上。豈不一舉兩得。王然之。正要動手。忽有要事。退堂。屬左右曰。好好看守。候我回來發落。王走後。嫖客恐其要鑷。乘間脫逃。王事畢。鬼卒稟曰。候補的尙在站班。候鑷的音醜已經在逃。

京官慳吝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當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麵茶一碗。老爺喫了眼班也要喫。怕老爺不肯給錢。當之眾位老爺討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帳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車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

口言糸金 卷一
的同輩。因何騎馬並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惠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不管。你只要把十二支麵茶錢還了我。你愛怎麼騎。怎麼騎。

大人遺澤

富商某家。牆桓高峻。庭院宏敞。夫偶他出。其婦獨坐燈下。二更將盡。忽聞東牆。簌簌有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一夫人在牆上。穿方靴。足長數尺。自上而下。墻巔露其小

腹。陽莖翹然。長徑三尺。龜頭大於盞。翠丸垂垂。如五斗米囊。臍以上。則隔於窗楞。不及見也。正詫愕間。旋見西牆上。亦有一大人。雙鉤如橋。蓮船盈丈。膀與簷齊。現其北戶。翁張鼓動。若合雙箕。毛蓬蓬如亂髮。既而兩大人同至庭前。見面行平行禮。讓畢而交媾焉。其衝突之驟。如巨魚之縱大壑。其馳騁之猛。如烈馬之驅康莊。其啞啞之聲。如利刃之裂竹帛。其縱送之急。如冶人之鼓風箱。淫精潑潑。墮地有聲。歷兩炊時。始畢事。各歸墻下。冉冉而滅。婦方敢大號。眾奔至。舉火燭之。庭中惟餘兩大

人之所遺。洋溢盈階。細視之。非精非血。俱不能識。逾歲其處。忽生樹數株。花開如葢。結實如項珠。始而白。繼而光亮。既而青如寶藍。至深秋而始紅焉。或曰。此爲五色菩提。惟佛國有之。有舊時人述彼時商婦之所見。乃知兩大人之遺澤。孔長而菩提子蒙其餘蔭而生也。

後庭博金

流品之不齊難矣哉。商販布衣。捐金納粟。皆得與士大夫爭衡。然猶有可原者。彼亦潔清之子也。乃溷淆日甚。竟有由優而仕者。一主簿筮仕多年。歲逾耳順。雖係優

伶出身。却亦酷好男風。然以精力衰耗之人。何其樂此不疲。想爲昔日撈稍計耳。一日奉委下鄉館於僧寺。僧見其所攜門子俊俏。先以言調之。不肯許以金從之事。畢索金。僧曰。草草一度。那能便酬。必須同宿一宵。暢所欲爲。方能厚謝。門子知爲其所欺。用指鹿爲馬之計。誑之曰。本官臥西床。我臥東床。其實官臥東床也。今夜請從窗上來。可盡一夜之歡。僧喜甚。三更後。僧悄然曳窗入。逕趨東床。官方酣睡。僧輕探其鬢。豐潤猶存。熟路輕車。從容而入。老簿正在夢中。覺夢魂搖曳。恍如當年爲

人狎暱時也。誰知僧具甚堅。縱送太驟。老簿猛醒。危聲以號。僧知其誤。赤身而遁。簿且呼且罵曰。惡賊禿。大無禮。眾咸起。詰其故。簿又不好出諸口。惟喊快拘眾僧懲治之。僧懼。請以百金爲酬。簿少之。又益以錢五十貫。始允將入城。屬從者勿令堂上知。及謁見。令早知而笑謂之曰。三老官當此垂暮之年。猶能以後庭博多金。想當初妙齡時。不知如何高其聲價也。簿慚不能答。而其門子辭丁去。

幫辦公事

官太太能代老爺辦公事。而性甚淫。老爺雖不能辦公事。而性好睡。一夕上床。夫人見其合眼。卽翻身以擾之。老爺問何以不睡。夫人曰。躊躇公事耳。老爺會其意。旋與之交。夫人之願既遂。乃安眠。至天曉。老爺執其陽而嘆曰。我與他相聚一生。竟不知他有這樣本事。夫人曰。他有什麼本事。老爺說會幫辦公事。

問年

一官嫖妓。問妓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升了官。過其家。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升了官。入其家。問之。

則曰十六官感嘆不止。妓問何故。官曰：你的年紀與我履歷歲數一樣，不見其加，只見其少。妓曰：你的官職與我此物一樣，日見其大，更見其貪。

臨陣脫逃

姑嫂與媽媽共飲，姑娘說：我們行一令，要各說一物，像一箇字，帶一官名，並帶一罷官之事。姑娘說：趕麵杖，像一字在案上，趕來趕去，是巡按。因趕的麵軟，巡按面軟，應罷官。嫂子說：鐵耙像而字，耙了一點屎。典史官名有屎，卽是賸。與賸同音。應罷官。該媽媽說：想了半天，總也

說不出。忽然想起，說你爹卯子像小字，問是何官。答曰：黑松林把總。又問因何罷官。答曰：臨陣脫逃。

硬賍官

一老翁素患陽痿，最愛穿漿洗衣服。每洗衣，諄屬要漿硬些。太太說：你當硬的，不硬，偏偏硬在衣服上。遂用漿漿好，隨扯夫陽具，也要與之漿。老翁說：此物甚賸，漿他何用。太太說：漿硬了，好教他辦公事。老翁說：漿硬的，非真硬可比。若辦起事來，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乃汝之咎，非戰之罪也。卽使漿的真硬，而以齷齪之物

使之辦公事。一定是一箇硬賊官。

嘲京官

孫行者與狐精在雲端打仗。狐精驍勇。三日夜不分勝負。孫行者漸覺力乏。欲覓歇息之地。手打涼篷。望下一看見一花園。極其幽雅。翻筋斗按落雲頭。在太湖石傍倚石而臥。花園有一狼精。伺其睡熟。欲暗傷之。又恐醒來不是對手。因想悟空在五行山修煉多年。乃五百年未喪之元陽。何不趁他睡熟。吸其元陽。補我真陰。狼精剛用口一吸。悟空猛醒。狼精駭竄而遁。行者大怒。急喚

花園土地問是何處妖邪。土地說。此妖乃是狼精。非小神所管。行者說明明在這園內。因何推諉。土地說。此狼不是園內狼。乃是園外狼。與員外同音

首縣對

諺云。附郭首縣。造孽千萬。首縣省城惡貫滿盈。爲此語者。深知首縣之難也。又有人作對嘲之曰。銀錢似水流出去。瞌睡如山倒下來。問心天理少。掣肘地方多。東奔西馳。滿街上帶之一羣化子。前呼後擁。四轎內擡着兩個債精。借債辦公。債愈多而虧空更大。擇缺清累。缺又

苦而彌補甚難。論虧空原可要命。望調濟苟且偷生。均貼切可喜。

聽訟異同

廉吏有訟師。貪吏無訟師。廉吏平情折獄。而訟師雖畏其明。猶可欺之。以其方。故訟師留以有待也。貪吏不據理聽訟。而訟師雖強其詞。竟不能奪其理。故訟師去而他圖也。廉吏使無訟。貪吏亦能使無訟。登廉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自無訟。是真無訟也。無情不敢逞其訟也。登貪吏之庭。杳乎寂乎。而民無一訟。非不欲訟也。無財

不敢以爲訟也。然而爲吏者。豈能終無訟乎。兩造各有曲直。不得已而質諸公庭。官則攝齊升堂。覲顏上座。無是非。無曲直。曰打而已矣。無天理。無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曰審官司。而曰打官司。官司而名之曰打。真不成爲官司也。然而彼更有說以自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此之謂知縣。

潮州同

一富翁酷嗜古董。而不辨真假。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

玩皆三代以前之物。有舜之琴。夏之鼎。商之彝。湯之盤。時時誇耀於人。一日有人執一銅夜壺求售。斑駁陸離。云是武王時物。要索重價。富翁曰。銅色雖好。只是肚子裡空空如也。而且臭的狠。答曰。肚裡雖臭。却是一個周銅。與州同音。

嘲州縣

冥王坐森羅殿。判官捧册上呈。王曰。多日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逐一查點。先點勾魂簿。唱名再四。無一應者。王曰。催命鬼有八萬二千。何無一人在。判官稟曰。後

殿轉輪王。命男者為蒙師。庸醫。女者為娼妓。妬婦。盡托生人世矣。王愀然曰。蒙師庸醫。草菅人命。妬婦妓女。流毒生靈。使若輩降生天下。恐陰曹投到者接踵而至也。又點餓鬼簿。判官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察。諸餓鬼乘機逃竄陽世矣。王問在陽間作何事。曰。大半作州縣。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已千百年。一旦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遺類矣。判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沉吟良久。曰。此亦大費事。果能到陽世。忍飢挨餓。勉強作一好官者聽之。倘餓吻翁張。重者削其爵祿。殃及子孫。輕者降

一候補冷官使其永不署事凍餓終身仍還他餓鬼本來面目可也

望氣識官

浙省候潮門有老僧挂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當道諸公微服而往僧延之坐俱令噓氣僧乃從旁諧審之曰此木氣也爲藩司此金氣也爲臬司此水氣也爲督糧道此火氣也爲首道此土氣也爲鹽運司言之無不脗合忽一人噓氣久之老僧沉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直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大挑知縣呈請就教者乃知冷官間秩皆無志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三不看

一縣令不獲乎上引退回藉謁見上憲上曰你年力富強官聲亦好因何告病令答曰卑職作知縣有大不欲看者三是以不仕上詰其故答曰第一杖責罪人那箇屁股實在難看第二相驗女屍那張陰戶實在難看以下卑職不敢說了上曰但說無妨令立而言曰第三稟

見大人那副嘴臉實在難看。

懼內令

縣令某性卑鄙。惟以逢迎上司爲得計。與同僚稟見巡撫。某卽膝行至堂上。叩首有聲。額上磊塊若巨卵。叩畢。袖出金珠置座下。匍伏不起。撫君大怒。某仰首卑詞以對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撫公愈怒。擲金珠叱之去。同僚代爲婉求。撫公曰。汝等不知。我與他同鄉。素知其懼內。每早起膝行趨伏。奩次叩首如響。拆隨出金珠。獻作簪環。稍有不悅。雙手

奉杖以進。口呼大人是下官母親。下官是夫人兒子。叱之始出。適見其狀。與在家無異。是直以細君戲我也。言未畢。忽聞堂後一聲獅吼。眾皆變色。撫公亦戰慄而退。

嘲戳記

夫婦過年。因年事匆忙。無暇雲雨。到了新正。婦人耐不住。有意謂夫曰。爲何今日放鞭炮的甚多。夫曰。是舖戶開張。妻曰。舖戶已經開張。官場也要開印。不知你我那事。幾時開張。夫曰。我們那事不叫開張。也叫開印。妻詰其故。夫曰。你那箇像印盆。我這箇像印欄。印欄放在印

盒裡不是開印是什麼於是放了一掛小燧二人同入被窩誰知婦人鑽在被底下不上來夫曰快來開印別誤了吉時妻曰你不曉得例封印要上封下開印要下開上你在上頭讚禮我好上來夫乃高聲讚曰請高陞請再高陞請夫人祿位高陞夫人這纔上來就位手把印欄剛要開印想不到同院住的老二被小燧驚醒扒窗一看見哥嫂行房老二隻身無偶甚覺涎羨乃手執塵柄而嘆曰他兩箇人有印盒有印欄放小燧算開印我一箇人有印欄無印盒自好打手銃算開戳罷

嘲場官

紅樓曰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雲雨情何以謂之試蓋試者用也與捐班到省先試用者相似也有一潤少酷好雲雨內寵外寵不一而足先分十房因寵多添至十二房與金陵十二釵相似其雲雨之情豈止初試竟至無日不試無夜不試無時不試每於試之時猶恐有人窺其試必派二人監其試一管試內寵謂之內監試一管試外寵謂之外監試如有新收之內外寵歸內外收掌管如新收之寵不洽意另調可心者歸提調管如遇不

試之期又專派一人親臨內外監司各房試卷謂之監臨焉。

耍光棍

一姓卜名不祥。一姓冢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挪在我冢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就要光棍了。

嘲狀元

弟兄同窗。其兄奮志讀書。已中狀元。而弟只博一衿。其妻怨之曰。你看阿哥肯用功。中了狀元。嫂嫂揚眉吐氣。得意洋洋。相形之下。教我何顏見人。夫曰。你看不得嫂嫂。此時高興。將來哥哥回來。還有哭得日子呢。妻不解其故。再三詰問。夫曰。中狀元却不難。然必須用功。既要。用功。必先將那話割去。始能專心致志。高擗魁科。妻愕然曰。果如此。你不中狀元也。到罷了。妻以夫言述之。嫂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我無生人之樂。

矣。不覺淒然神喪。高興頓減。狀元歸自謂衣錦還鄉。想必皆大歡喜。視其妻。非惟不喜。而且大哭。奇而問之。妻責之曰。你欲作狀頭。竟割去龜頭。以有用之妙物。易一無用之虛名。使我青年守活寡。教我如何作人。夫曰。那有此事。及晚上床。妻摸之。原物依然。不覺喜出望外。夫嘆曰。想不到我這狀元。竟不如一根鬚私。

論扇

扇有書畫。則人受累於扇。而扇亦受累於書畫。吾輩搨扇。須用白紙扇。或用鵝毛扇。芭蕉扇。破蒲扇。打狗扇。斷不可用書畫扇。當此赤日行天。揮汗若雨。一人賓朋廣座之中。解衣脫帽。揮扇納涼。尤覺不快。而彼鵝行鴨步者。至前見扇上書畫。不曰請教法書。則曰借觀華筆。不得已而與之。不過尋常書畫。而拍掌搖頭。誦聲大作。合座傳觀。品評其字。曰八行。曰合錦。誇講其扇骨。曰湘妃。曰棕竹。曰中一扇。手中一扇。而左手執人之扇。右手搖已之扇。竟不知人之搨扇而來。本為自便之扇。而不料為眾人傳觀之扇。以致人有扇。我無扇。有扇而無扇。自必痛恨於扇。更痛恨於有書畫之扇。何如紙扇。毛扇。蕉

噲言類金 卷一
扇蒲扇優游自便也。并不如粗紙厚骨之打狗扇。堅樸耐久。狗見之而懼。人見不喜也。如此人何累於扇。而扇又何累於書畫。

謬誤類

詭詭詭

古喻蕭太山。性怪僻。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樓曰樓樓。樓有貴官游其園。至一洞。戲之曰。此處何不名洞洞。蕭聞之大不悅。指貴官責之曰。詭詭詭。

武弁拋文

一江蘇武官最喜拋文。說話總要引經據典。升官陞見。貧無貲斧。徒步北上。人問之曰。何不乘車。答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到京召見。時值淮水漲發。上問曰。淮河水

勢何如。對曰：蕩蕩懷山襄陵。上問曰：水勢如此，百姓何如？對曰：百姓如喪考妣。上大怒，馬上充發，叩首謝恩曰：惟仁人放流之，此則小臣之罪也。

土包作濶

京中匪類謂之士包。每到四月開廟，穿花梢，坐熱車，逛西頂，故意在人前賣弄，謂之作濶。澆風惡習，不知伊於胡底。有把弟兄三人，均要逛廟作濶，商量價錢，每人做縐綢套褲一雙，名為套褲會。到了四月，把兄作一雙玫瑰紫的，老二作一雙藕荷色的，老三作一雙油綠的。雇

了一輛十三太保時樣紗窗的熱車，大家爭坐車沿。爲的是好拏套褲作臉。把兄說：「不公平道，僧們拈鬚，拈那裏坐那裏。」把兄拈中間，老二拈車沿，老三拈車箱。上了車，一搖鞭如飛似水奔西頂而來。走在熱鬧人多之處，老二坐車沿，盤着腿，露出藕荷色套褲來，得意洋洋。老大坐車中間，現出玫瑰紫套褲來，揚眉吐氣。惟有老三一樣出錢，坐在緊裏頭，又看不見熱鬧，又不能露出套褲來作臉，氣悶已極。對趕車的說：「你這紗窗多少錢一塊？」趕車的說：「八百五十錢一塊。」老三說：「我賠你八百五十

錢用脚一端打紗窗上伸出腿來大聲呼曰你們快看油綠套褲。

問靴價

性緩人買新靴一雙性急人問之曰吾兄這靴子多少銀子買的性緩人伸一隻脚示之曰二兩四錢性急者扭家人便打說好大胆奴才你買靴子因何四兩八錢賺錢欺主可惡已極性緩者勸之曰吾兄有話慢慢說何必動氣又徐伸了一隻脚示之曰此隻也是二兩四錢

翁嫗向火

老翁好飲老嫗總不與之飲一日天寒老夫婦對面向火嫗興發動拉翁行房翁以天寒不舉答之嫗曰有何術能使之舉翁曰非飲酒不可嫗忙與之酒且令翁上床飲屬曰如舉時先要通知我翁曰你那老家伙也宜烤一烤如烤熱了也要通知我翁遂上床一味慟飲瓶已告罄忽聞嫗語曰熱了翁曰熱了再給我斟一杯

妄自尊大

有妄自尊大以人王自稱者縣主不忍不教而誅拘而

明言錄卷二
誠之曰。字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汝僭稱王。有殺身之禍。本縣在王字下。與汝添一點。改爲人王。以解人疑。而戒下次人。王唯唯而退。回至家中。尋思良久。說王字上這一點。乃縣主所添。豈可置之下部。我今移在王字之上。以示尊崇。於是又以人主自稱。鄉里聞之。無不驚疑。聯名出首。官怒極。拘案下。以謀爲不軌。置之重典。臨刑前三日。寄信家中云。特諭鄉里眾卿臣。孤家不日見聞君。三日以前見人主。三日以後看寡人。頤嗣。

大嘮小嘮

都中用大話。薰人謂之嘮。東城有一大嘮。西城有一小嘮。這一日。小嘮找大嘮而難之曰。你名大嘮。你能嘮得動老虎。我拜你爲師。大嘮說這有何難。你不信。我們立刻我老虎去。二人同入深山。來尋虎穴。小嘮說此處乃虎豹出沒之地。你在此等候。我上山去看你如何嘮法。大嘮卽依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大嘮忙回手。拔小柳樹一顆。說大話嘮之曰。我剛纔喫了一隻豹。沒喫飽。又我補了一隻虎。肉老。撞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

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喫了一虎一豹。在那裏擊柳樹
剔牙。我如何敢喫他。還怕他要喫我。猴子說你也太膽
小了。我要同你看一看。到底是一箇甚麼人。老虎說我
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
虎把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大
磅面前。大磅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箇撒謊的猴兒。崽
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喫。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
一早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
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
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
捕下虎來。被樹枝牽掛。虎身上只賸了一箇猴頭。老虎
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着
一箇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的快。饒這樣。還把猴
子下半截留下了。

削尖

有一姑娘。已許人家。尚未出嫁。母親溺愛。不能教之以
正。遂與人私。只瞞母親一人。嫂嫂頗知其事。這日婆家
通信要娶。姑娘害怕。商之於嫂。嫂曰。無妨。我當初亦是

如此臨時我自妙法。吉期已到。嫂子暗將印色盒子交與姑娘。到臨時將盒內之紅抹之。姑娘遵屬如法。備用。母親知姑爺胖大。姑娘瘦弱。恐難招架。親身送至婆家。是夜姑娘暗將印紅抹上。不想太抹多了。事畢。姑爺只覺身上黏滯難堪。不知何物。候至天明。到後院解衣。一看大驚。趕緊用小刀刮洗。丈母見姑娘房門一開。翻進房查看。見女兒滿身滿褥通紅。說可不好了我女兒。被姑爺整大發了。連忙尋找姑爺。尋至後院。見姑爺背靠着身子。不知所作何事。進前一看大怒。說好一箇沒良心人。你把我的女兒弄成那箇樣子。你還不解恨。你還在這裏削尖兒呢。

扁四嫂

中人扁四嫂。與帽頂雞大哥。口角鬪毆。雞大哥直入內室。打的扁四嫂痛哭流涕。雞大哥猶自頂撞不休。貼鄰家長。卯老二。與後街的團百圓老三。均不敢來勸。惟有遠隣腰店子往的老么前來。見卯老二責之曰。你近在貼隣。因何見死不救。老二說。雞大哥堵住門。裏面直打我。如何擠得進去。又問後街團老三。你在後街也應來。

嘻談續錄 卷一
勸答曰。雞大哥乃凶惡棍徒。六親不認。萬一打到我這裏來。到那時我纔動惱。管叫他扯一個稀爛。

不識貨

一徽州人開當舖。不識貨。有人拏軍皮鼓來當。報曰。皮鑼一面。當錢五百。有拏笙來當。報曰。斑竹酒壺一把。當錢八百。有拏笛來當。報曰。絲裏火筒一根。當錢二百。後又有拏騎馬布來當。報曰。聞鼻烟使的小手巾一條。當銀一兩。夥計說此物出此大價。要他何用。答曰。他若不贖。留之我擦嘴。

蘇空頭

一京人初往蘇州。或告之曰。吳人慣打空頭。若去買貨。要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說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京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然還半價。就賣。後遇一蘇人。問其尊姓。答曰。姓陸。京人曰。定是老三了。又問尊寓住房幾間。答曰。五間。京人曰。原來是兩間半了。又問宅上還有何人。答曰。只有妻子一個。京人又曰。想來是兩個人夥娶的。

驗封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愛偷人張仁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人陰戶封好上寫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賸長二寸三字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尚可恕你不該另寫長二寸三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之短喜人之長豈不該打

怕雷

有一鄉下老來蘆溝橋賣貨被稅局官人捉住要罰漏稅鄉下老害怕問曰你老怎樣罰法官人與他玩笑說我們要玩玩鄉下老不肯官人說你不教玩耍天打雷劈的鄉下老最怕雷說任憑你老官人將鄉下老帶至橋下剛要動手只聽橋上車聲震動鄉下老害怕夾之曰你老快玩罷雷來了

送父上學

一人問少爺與老太爺孰樂答曰作老太爺雖樂比及兒子讀書做了官年已衰矣還是作少爺最樂老的讀書作官弄錢都是少爺受用其人聽罷急趨而走追問其故答曰趕緊買書好送家父上學

恍惚

一人錯穿靴子。一隻底兒厚。一隻底兒薄。走路一腳高一腳底甚不合式。其人詫異曰。今日我的腿。因何一長一短。想是道路不平之故。或告之曰。足下想是錯穿了靴子。忙令人回家去取。家人去了良久。空手而回。謂主人曰。不必換了。家裡那兩隻。也是一厚一薄。

寫別字

一人愛寫別字。一日因妻兄害眼。欲致書問候。恐寫別字。問友人曰。鼻字如何寫。答曰。一直一個日字。此人將

一直移在日字之下。寫一旦字。又問茄字如何寫。答曰。草字頭一加字。此人誤寫家人之家。寫一蒙字。又問眼字如何寫。答曰。目旁加一艮字。此人錯寫樹木之木字。乃援筆大書曰。信寄大旦子。千萬莫喫秋後蒙。若要喫了秋後蒙。恐怕害了大旦子的根。

粗心

一粗心人過年。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媚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娼四字。貽笑大方。粗心

人往往如此。

讀白字

一監生愛讀白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滸。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許。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許一書。實所未見。請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季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季達者。請問季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

鄉人進城

鄉人進城赴席。在席上看見鹹鴨蛋。怪而問之曰。我們鄉下鴨蛋是淡的。城裏鴨蛋是鹹的。想必是鹺鴨子生的。又看見棹圍椅。披嘆曰。都說你們城裏人舒服。連棹椅都是舒服的。你看棹子還穿着繡花裙子。椅子還穿着錦緞背心呢。席散。鄉人來到街前。見一太監。手把鷓鴣。鄉人問曰。老太太。你這小雞兒。是多少錢買的。太監怒曰。你這小子。既認不得人。更不認得貨。

鬍子漱口

一人最愛乾淨。一日上街。走在牆下。牆內有婦人撒尿。

打陽溝內濺出尿水。濺在這人鞋上。大怒罵曰。是那個混帳東西。濺了我一鞋水。低頭一看。水打陽溝內出來。自想道。這水不知是贖。是淨。爬在地下。望陽溝裏一看。喜曰。還好。却不是贖水。是一個鬍子嘴。在那裏漱口。

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企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敘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捧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牆凍在一處。冬天浴堂內洗澡。竟會

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開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人。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貼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尚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蟲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子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樣大蚊子。夫曰。

那夜我在帳裏睡覺來一蚊子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攥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帳外兩箇翅兒直搨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既攥住。何不帶回來我喫。夫曰。他不喫我就够了。你還想要喫他。

大小相錯

一男人陽物甚小。欲娶一陰小者爲妻。然女物之大小。男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小尿盆者。其物必不大。其人從之。訪之許久。忽遇一女子買一極小之尿盆。央媒用重聘娶之。上床後。不意女物之大。迥異乎尋常。

夫問曰。尊物如此之大。因何用盆如此之小。婦人曰。我不是用盆撒。我乃用盆昏。一婦人陰戶最大。欲嫁一陽大者爲夫。然男物之大小。女子何由而知。或告之曰。如有買大口夜壺者。其物必不小。女暗服其教。託人遍訪。忽遇一男子買大口夜壺。央媒貼聘嫁之。及雲雨時。誰知男物之小。竟出乎意外。婦問之曰。尊具如此之小。爲何用夜壺如此之大。夫曰。我不是用夜壺撒尿。我乃用夜壺出恭。

豈敢豈敢

禽鳥之鳴。竟有與人言相似者。山鳥呼名。林鳩喚婦。雖係物類相感。亦由人心體會而出。一和尚抱一雄雞。一尼僧抱一雌鴨。同船過渡。行至中流。雄雞誤認鴨爲雌。雞上前採毳。採畢一看。不是雞。甚覺抱愧。仰首打鳴曰。得罪娘子了。鴨亦自鳴得意。擺尾緊叫曰。豈敢。豈敢。豈敢。豈敢。

合事老人

一讀書人。愛管閑事。人稱之爲合事老人。一富翁家有事。請他排難解紛。恰值大雨連日不能回家。留宿樓上。

寂寞無聊。展轉不能成寐。深悔自己多事。以致受此淒涼。乃吟詩曰。是非只爲多開口。剛說了一句。忽要解手。天黑不便下樓。撕樓窗。出具溺之。不意窗外有貓。見了尊具。上前一撲。連忙縮回。乃指陽物而言曰。煩惱皆因強出頭。

量小

甲乙兩人不能飲酒。恐人勸其飲酒。遂起一號。以狀其極不能飲。一稱眠端公。一稱聞讓公。甲謂乙曰。我昨日與人同席。人家吃酒。我醉了。乙曰。爲何答曰。被人燻醉。

了。乙曰。我昨日喫饅頭。喫醉了。甲曰。饅頭如何喫得醉。
乙曰。饅頭內有酒糟。甲曰。我見了和尚就醉了。乙曰。見
和尚如何醉。甲曰。和尚是喫饅頭的。乙曰。我見尼姑就
醉了。甲曰。見尼姑如何醉。乙曰。和尚不是尼姑養的嗎。

搽藥

一呆子之婦。陰內生瘡。癢甚。請外科治之。醫生知其夫
之呆也。乃曰。宜用紅玉膏搽之。然必須我親搽。方知瘡
之深淺。夫曰。悉聽尊便。乃以紅玉膏抹龜頭上。與婦行
事。夫在旁觀之。點頭曰。若不是這點紅在龜頭上。我就

要疑心了。

借馬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
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足。如何借得人。我
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大解入塊呢。友在
傍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
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呢。友大笑而去。

警嫖

一闖客。攜千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貼戀。曲盡綢繆。不

憶芳心未艾。私橐已空。猶自依依不捨。鴛兒罵妓曰。我家全靠你這一棵搖錢樹。你戀此無益之客。使他客不能進門。老娘豈喝風所能度日耶。速遣之。毋自貽戚也。妓以鴛兒之言告之。闕客曰。我與你如此恩愛。豈能驟捨我。如今這般藍縷。有家難歸。妓曰。這有何難。現在我家更夫辭工。你且暫權此席。既在我家。相見甚易。闕客曰。打更乃在外之事。何能入內。妓曰。梆子早晚一領。一交藉。此可以相見。闕客從之。自此日間撈毛。夜晚擊柝。此亦喜嫖者之下場頭也。一日有富翁來嫖。見妓貌美。出重賞。不許再接他客。與妓正在情趣纏綿之際。忽見一藍縷之人。手執木梆。入妓房私語。商大怒。叱之曰。何物狼狽。胆敢至此。闕客棄梆而逃。富商指梆子大罵不休。妓在旁問曰。梆子乃無知之物。罵他何故。富商曰。我豈但罵他。將來我還要打他呢。

弟兄兩謊

把弟兄均愛說謊。把兄謂把弟曰。我昨日喫極大的煮餛飩。再沒有比他大的一百筋麵。八十筋肉。二十筋菜。包了一箇。煮好了。用八張方棹。纔放的下。二十幾個人。

四面轉之喫。喫了一天一夜。沒喫到一半。正喫的高興。不見了兩個人。遍尋無踪。忽聽煮餠。餠肚內有人說話。揭開一看。那兩人鑽在裏頭。掏餠兒喫呢。你說大不大。把弟說。我昨日喫頂大的肉包子。那纔算得大呢。幾十人。喫了三天三夜。沒見着餠兒。望裏緊喫。喫出一塊石碑來。上寫離餠子還有三十里。你看大不大。把兄說。你這大包子。用什甚鍋蒸的。把弟說。用的是你下煮餠餠那箇鍋。

認鞋

一婦夜與隣人有私。夫適歸。隣人踰窗而去。夫拾得鞋一隻。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是何人之鞋。再與你算帳。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之。夫早起。復罵妻使認鞋。一看是自己的。乃大悔曰。我錯怪了你。原來昨夜跳窗的倒是我。

我何在

一二尹管解一罪僧赴省。晚宿旅店。尹嗜酒。沉醉鼾睡不醒。僧潛取剃刀。削其髮。遂脫已縛。羈尹項而逸。侵晨尹酒醒。不見僧人。自摸其首。光油油已成不毛之物。視

其項繫纒。纒已作階下之囚。乃撫首大詫曰。僧故在是。而我何在焉。

插草標

有初靠人家作僕者。有些怕羞。一日主人拜客。令拏拜匣同往。其僕乃插草標於匣上。假託賣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賣匣。匣的過來。僕指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醫莖相爭

一浪子嫖妓。犯姦。拏問到官。重責六十大板。打的鮮血

淋漓。呻吟痛楚之間。恍惚睡去。夢中間醫與玉莖爭鬧。醫與玉莖曰。舒服是你闖禍。也是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使我受這一場毒打。萬一死了。要拉你去見閻王。審這件公案。玉莖答曰。我不過到他門前望一望。是你在我後頭。把我一撞撞了進去。不打你打誰。

破傘

夫妻交合。夫在上。妻在下。既洩之後。夫問妻曰。我這傢伙像甚麼。妻曰。像一根過山龍。放在罈裡頭。把極好陳紹都咋出來了。少刻又合。妻在上。夫在下。妻問夫曰。你

那傢伙又像什麼。夫曰好像一把破雨傘。妻曰傘便是傘。因何加一破字。夫曰若是不破。如何在傘桿上流下水來。

痴疑生

一秀才痴而多疑。夜在家嘗藏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盛怒。拍棹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棹。君已碎其八矣。何不留此棹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

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妻亦不知其何故。

好睡

一好睡主人偏請了一位好睡之客。客至見主人未出。乃在座上鼾睡。主人出見客睡。不忍驚動。對面亦睡。俄而客醒。見主人睡。則又睡。既而主人醒。見客尚睡。乃仍睡。及客又醒。日已暮矣。主人仍未醒。客乃潛出。及主人醒。不復見客矣。客回家。主人入房。又均入黑甜鄉矣。

驗毛

一人愛修邊幅。最惜鬚鬚。終日梳洗。每落一根。必再三

矜惜。一日夫婦同眠。早起掃床褥。夫拾得毛一根。嘆曰。可惜。又落了一根好髮。妻在旁微笑曰。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夫曰。我的必黃。你的必黑。妻曰。黃黑兩人俱有。原不能辨。第看長短可知。長的固是你的。難道短的也是你的不成。

潔癖

一人有潔癖。於女色雖極當意。猶令其處處薰洗。方與交歡。一日有姑蘇名妓。留宿別墅。心切慕之。而疑其不潔。使之洗。既上牀。以手摸之。自頂至踵。且摸且嗅。摸至

桃源洞口。仍不敢前去問津。又令其再洗。至三至四。不知東方之既白。不復作巫山雲雨之事矣。

譜諷

一李姓富而誇。倩畫工繪歷代祖先像於一圖。懸之家廟。炫耀其世系。以爲榮。好事者往觀焉。圖上有騎牛揮塵。蒼髯白髮者。有冕旒者。有束金冠者。有紫袍玉帶若宰相者。有若王侯者。有甲冑若將軍者。有豸冠若御史者。有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有側帽遺鞞若醉學士者。有執卷凝思若詩人者。又有幅巾青衫風流若浪子者。人

問之李指而告曰。跨牛揮塵者。世祖李耳也。冕旒者。高祖李淵也。束金冠者。太宗世民也。紫袍玉帶者。秦李斯。唐李勣。宋李剛也。若王侯者。李晟。李光弼也。甲冑若將軍者。漢李廣。李陵也。多冠御史者。李彪也。綸巾羽扇若神仙者。李靖。李百藥。李淳風也。醉學士者。李白也。執卷凝思若詩人者。李華。李賀。李泌。李程。李商隱也。其幅巾青衫者。何人。屢問而李不答。窮詰其由。則覲然而告曰。此元和鄭公。通家世戚也。或笑之曰。君誤矣。李與鄭各一姓。異姓不得亂宗。李曰。否否。鄭公故名士。雖見辱於

卑田。後爲顯官。與十世祖姑母亞仙。有故舊歡。子孫不忘親親之誼。特附譜末。

卍花居士

一邨翁。力田致富。居家酷慕城中體統。而城中人。有名有字。有別號。翁尙未有別號也。心甚恥之。謀之於村學究。學究曰。標題名甫。素所熟習。而別號未之前聞。不得已。強擬幾条。呈於邨翁。翁固不識。丁晚之茫然。舉以示城中秀才。秀才視之。不過是輔君亮臣哲夫。碩士之類。秀才曰。用爲正號尙可。若論別號。皆非也。蓋正號所以

適觀宜有富貴氣象。而別號所以見志。宜有山水風神。秀才亦擬數條。不過是雪軒菊亭蘭舟杏江之類耳。翁仍猶豫未決。舉兩說以商之。縉紳先生先生笑曰。鄉間學究口角俗而不雅。城中秀才筆墨雅而不奇。以僕視翁。非雅不足以超乎鄰里鄉黨之外。非奇不足以震於庸耳俗目之中。試爲翁擬議之。先生乃凝神焦思。若無當意者。正凭欄徙倚間。突見一花犬搖尾而來。嚙骨置欄杆之隙。以爪相搏。骨落欄外。犬探首入欄杆卍字中。嚙骨而去。一觸其機。而先生之神智忽開。犬來助力。而

村翁之別號遂定。題其別號曰卍花翁。大悅。遂自稱卍花居士云。

談天

客有聚而談天者。論天之度數遠近。各持一說。辨之不決。一村夫在傍解之曰。天之離地相去止三四百里耳。由下而達上。遲行四日可至。疾行三日可至。六七日間。一往一還。綽乎有餘。客何爭辨之不決也。客愕然問曰。子說可有據乎。村夫曰。客不見夫世俗之送竈神上天乎。送於臘月二十三日。迎於臘月三十日。以二十三日

西言新錄 卷一 四九
至三十日。不過七日耳。以一半之路核之。僅三四百里耳。何遠之有。眾客圍然而笑曰。子說甚善。可以談天。

謬誤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矮。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人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擎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為相得。願結為兄弟。城上者為兄。城下者為弟。二人敘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

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才兩週。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言定而散。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樣高興。夫將擎竹進城。遇人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真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樣老婿。夫妻吵鬧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今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形體類

相士言痣

一人令相士相面相畢問曰婦人下身有痣好否相士曰婦痣在下身一定作夫人敢問何人答曰嫂嫂相士詫異曰尊嫂下身有痣足下如何知之答曰聽人所說相士愈詫曰何人所說答曰家父相士遂笑問曰令尊又何以知之答曰是內人說的相士嘆曰此等人家亦真可謂難得者矣

驛馬市

呻吟語 卷一
一美髯翁最愛鬚鬢。每日必用鬚梳頻頻梳洗。一日忽落一根於水。嘆惜良久。妾在旁曰。一根鬚鬢能值幾合。何至如此。翁曰。我這鬚鬢最貴重。有相士說。一根可值兩匹驃馬。妾指丁身而笑曰。要這樣說起來。我這裏竟成驃馬市了。

上下相同

人之手心抓而不癢。足心則癢。蓋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癢。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癢。或問之曰。婦人之陰亦通腎氣。喜動不喜靜。因何亦癢。答曰。婦人之陰原宜靜。動則癢生。愈動則愈癢。譬如人之口。更宜靜。不靜則言多。多言則多敗。動靜之理。上下相同。或遂恍然大悟曰。怪得人之簡默不言者。人皆謂之曰。此人甚陰。蓋本於此。

看不見

一秃子甚秃。秃的光油。油蒼蠅滑倒。蟻虱難留。這一日進城。接丈母來家。行至中途。忽值大雨。山水驟發。頃刻水漲。丈母說。姑爺。我的腳濕了。姑爺說。我背你老人家。背了里許。水漲過腹。丈母說。姑爺。我的襪濕了。姑爺說。

你老人家騎在我脖子上。又騎了里許。水已至肩。丈母說姑爺我的褲濕了。姑爺說我頂之你老人家。頂了里許。誰知丈母的褲子。既糟且爛。姑爺腦袋。又硬又滑。那不毛之屎。竟入無底之窟。已至滅頂。丈母在上呻吟曰。姑爺姑爺。我好舒服。姑爺說你舒服。我可看不見了。

通譜

鬍鬚與眉毛曰。當今世情澆薄。必要朋友相助。我已與鬚毛通譜矣。看來眼前高貴。惟有你二位。品居五官之上。秀出兩峯之間。況我們都是臉面上的朋友。通譜甚好。眉曰。承不棄微末。心感無暨。但我根基淺薄。乃無用之物。豈敢高攀。何不往下路孔家前門。一帶茂林深處。旂杆底下。通譜的更好。

捻繩

年老人卸頂。髮甚少。除短髮外。只賸三根。喚待詔剃頭。屬之曰。你要小心我的頭髮。萬一傷了一根。辮子就編不成了。待詔唯唯。先將三根頭髮輕輕打開。剛一梳子。就掉了一根。老人罵曰。我三根頭髮。將够編辮子的。賸了兩根。我看你怎樣編。待詔央曰。你老人家別生氣。我

與你老人家捻根繩兒罷。用手一捻。又捻折了一根。老人大怒。罵曰。賸了一根。既不能編。更不能捻。你又當如何待詔。哀求曰。小人實在無法。求你老人家饒了我罷。老人曰。諒你也別無妙法。我自好披散之罷。

老民保養

聖上打江南圍。傳衆老民來見。有兩弟兄。年逾百歲。鶴髮童顏。精神矍鑠。上問曰。你二人如此壯健。有何養法。二人俯首不言。上曰。赦你無罪。自管實說。二人對曰。小人別無養法。到晚間。我二人同床。互相銜卵而眠。所以

如此壯實。上曰。我只要箇唆卵子的老頭子。

鼻硬

麋子與鼻子爭論。麋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功於世。你有何能。輒敢居我之上。鼻曰。我能辨氣味。而識香臭。居五岳之中。爲百骸之祖。你乃恃淫巧。以悅婦人。爲姦汗之首。成齷齪之形。何得與我相抗。二物爭之不決。訴之於口。口曰。你二位既非同部。更非同條。上下懸殊。我勸你們和了罷。鼻子掘強不肯。口怒曰。麋子還有軟的時

西言新金 卷二
候想不到這鼻頭子比瘡子還硬。

嘲秃子

陝西一富翁而秃。秃的一根頭髮也無。人因其富。遂曰秃得取貴。秃翁遂作一小照。徵人題詠。以掩其短。有人作詞嘲之曰。一輪明月照當頭。上下光兒相湊。蟻虱也難留。皮兒不縐。用手摳淨肉屎。

嘲秃子

一秃子新婚。娶了個鬩脣娘子。入洞房時。新郎以帽遮頭。掩飾其秃。娘子以袖掩脣。彌縫其缺。秃子非吹燈不

敢摘帽。忙催娘子吹燈。娘子因缺脣。不好吹燈。故意延緩。秃子無奈。催了又催。新人輕移蓮步。漫啟缺脣。以口向燈曰。非非。那燈兒依舊放光輝。有人以詩嘲之曰。檀郎何事緊相催。袖掩朱脣出繡幃。滿口香風關不住。教儂空自喚非非。

